

訂校

史記讀本

五

特31

746

特31  
746

東周

史記讀本卷之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而祭。以報地之功。故曰禪。

自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

有封禪。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

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

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

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十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

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



史記讀本

卷二十八

封禪書

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  
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  
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  
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  
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  
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  
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  
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

登鼎耳雖武丁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

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

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梁父二字疑衍。答。即報  
天地之功也。贊。猶告也。

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

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

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

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

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

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

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

敗周東徙維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  
 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隸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騊  
 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周官河間獻王所獲者與劉歆周禮  
 異視此擬之解時祭地也赤馬黑鬣  
 曰騊也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  
 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文公問史敦敦  
 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  
 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  
 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  
 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  
 經見捐紳者不道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

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  
 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  
 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郿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  
 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  
 百牢於郿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萬德公立二年  
 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  
 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  
 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郿音  
 名山陵間曰衍殷聲也云者足句  
 之詞陳寶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云秦繆公即位九年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秦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倍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

上之叅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

籍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

藜莠茂鳩泉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

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

云云序亭杜首皆山名東。經東也。設以事。故以不可得之物。祀音雷。都上山名北里地名音音積。比目之魚。鱒也。比翼之鳥。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

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後周德之洽，雖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李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長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力少，長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我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長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兩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畦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

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

故祭名。陸地名。社亡。社遺毀壞也。秦滅周。至始皇并天下。稱帝。通三十七年。此六百一十五年。恐謬。 秦始皇

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

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

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晉文公出獵，獲黑龍，此

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

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

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

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

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繇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繇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繇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昧地，貴

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蟻丘，蚩尤也。蒲車，以蒲裹車輪也。稽木，藁也。去其皮以為席。斗入海，謂斗絕曲入海也。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

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飈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幾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

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莫遇海中三神山之奇樂，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登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勞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形解變化。人老如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主運。關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

子之書篇名。考考其虛實也。始皇疑詐故考之。

形解變化。人老如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主運。關



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  
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  
而序也於是自轍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  
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  
因泮凍秋涸凍冬饗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  
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  
岳山岐山吳岳鴻冢濟山濟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  
晉汾祠漢中秋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  
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  
岳皆有嘗木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膠此皆在雍州之

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水澧潯涇渭  
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如汧洛二淵  
鳴澤蒲山岳嶧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  
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  
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之屬  
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  
神澧瀉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  
而雍管廟亦有社主社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  
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  
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饗

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  
用駢秋冬用駢時駒四匹木禺龍轅車一駟水禺車馬一  
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  
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  
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  
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  
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  
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  
官有秘祝即有舊祥輒祝祠移過於下謂祠也。秦先代及  
報神祠也。四大舉  
禮書四大丘也。九臣十四臣。並不見其名。數所出。古人亦  
不當論。馬。帝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宿。猶齋戒也。權火。降火

也。狀若井枯。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漢興高祖之微時嘗  
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經。常也。  
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  
豐粉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繫鼓旗。遂以十月。至灊  
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  
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  
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  
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  
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  
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  
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

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彘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

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卽位。卽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祀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禹車各一乘。禹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羞加之。而祝。登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

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尊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

成五米，若人冠貌，馬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而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馬於是貴乎。上大夫人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玉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

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  
 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  
 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  
 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言告新垣平所言  
 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  
 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  
 時致禮下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塞後歲少不登  
 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  
 興至今天子祭布帛中故曰血食靈星祠祀后今天子初  
 即位自此以下武帝事皆少孫取以爲尤敬鬼神之祀元

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  
 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  
 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  
 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  
 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皆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  
 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  
 見五時後帝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  
 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  
 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  
 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間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

亦以祠齋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  
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  
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  
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  
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  
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  
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  
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廩已而案其  
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  
言上曰祠龍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

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  
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於是天子始親祠龍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  
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  
為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  
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  
忌奉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  
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

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  
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  
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  
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  
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  
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死有白鹿以其皮為  
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  
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羔麟云於是  
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鳳符應合于天也於  
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

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  
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  
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寵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  
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  
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  
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  
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  
殺視得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

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惟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闕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

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犛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右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粟今陛下親祠右土右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黃犢太牢具已祠齋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維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



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膠東官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王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

皆悉以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容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關其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子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卑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馬乾梅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

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館，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天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雎，斥土，營見地，如鉤狀，掇視

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必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曠暝有黃雲蓋焉，有熾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醴，上帝鬼神遺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齋，不吳不鷺，胡考之休，今鼎至

甘泉光潤能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  
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必知  
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  
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  
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  
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  
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  
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  
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  
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且冬至凡二十推三百

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  
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  
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  
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  
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  
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上唯黃  
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  
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十天下名山八而三  
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  
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惠百姓非其道

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  
帝宿三月鬼與區號太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  
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  
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  
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  
得上乃悉持龍鬚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  
天乃抱其弓與胡鬚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  
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  
履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  
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故薄忌

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  
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故  
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  
地為醴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  
白鹿居其中蔬在鹿中水而消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蔬  
時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纁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  
月辛巳朔且冬至味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且夕夕月  
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  
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  
列火滿壇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

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瓊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  
畫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  
祥宜因此地光城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  
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牲荆畫  
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  
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  
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  
多不備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  
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  
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

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  
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  
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  
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  
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  
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祭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  
賽南越禱祠太一后上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  
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  
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  
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

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乙，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布，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求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莫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

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國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祀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摩拘，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

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子方士傳車及聞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紀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王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兒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

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肩如有望震於恠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

復東至海上望莫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  
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起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  
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  
有星彗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彗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  
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  
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  
饗曰德星昭行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  
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  
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  
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

藥以卜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  
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  
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  
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  
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壘  
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  
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遠以故不見今陛下可  
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  
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  
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壘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



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  
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  
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母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  
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  
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  
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  
登禮灂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  
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  
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  
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

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圍宮垣爲  
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  
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  
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  
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  
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  
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  
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賢者以本統天  
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  
修封禪其贊嬰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

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  
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拍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禱高里  
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  
拍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以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  
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  
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  
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  
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  
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  
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

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  
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  
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  
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  
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饋牢具，色  
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  
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也。禮如故。  
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  
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  
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

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九山合符然  
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  
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  
遂遷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闕石闕者在  
泰山下趾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  
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  
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  
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  
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九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  
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

皆如其故余出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  
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  
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  
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莫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  
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  
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  
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  
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之徒神二清濁間之類順有同音

所善也與中外其具其美莫如也昔于野以樂道其王也

有師中禮文賦之士同首之意也夫是而論自古以來

夫其公曰余劉敬德天此語稱山川而陸解人其意

昔觀波然其致下都矣  
行玉請矣烈國樂不強莫過其真自此之於大古言解  
遊行首辭以大人之氣也而謂自於天子也其氣也  
國之上下之遊所由人入其地也其氣也而公其氣也  
史記讀本卷之二十九

史記讀本卷之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

舟泥行踏龜山行即橫以別九州隨山波川任十作貢通

九道陝九澤度九山然河舊行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

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

洧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

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

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

泐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抑遏也橋一作橋直棘車也行  
水注也通骨表強也用分也分

其流世其怒也。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  
滎亦同文治也。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  
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冰水之害，穿  
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  
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  
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  
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  
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  
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

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川注，填閼之水，溉澤  
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

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音未。浸與沒同。鄭國

與抵通。人姓名。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

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  
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

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  
奉邑食，鄭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鄭無水，鹽邑收多，蚡言

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  
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

也是時鄆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上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漕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破柱之敗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焚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

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

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

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發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

入。渠。而。緣。及。綠。河。邊。地。也。葵。音。交。乾。草。也。葵。牧。謂。收。葵。及。牧。畜。于。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言。越。人。徙。居。者。習。水。利。

故。與。渠。田。廢。者。而。稍。少。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其。稅。入。之。于。少。府。也。

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

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

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

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數可致山東從

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

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印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褒斜，三水名。故道，非路名，通行道路也。其曰故，入蜀之道，有古今也。後因以命縣也。商山名，頽猶山頽也。下流曰頽。絕

度也。善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

猶多也。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

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

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于河，令羣臣從官

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

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撻實與填通。撻，音鍵。樹竹塞水決

填之也。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

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

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拍冬日，延

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

禱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

浚北渡，透今浚流，難寧長茨，今沈，羨王，河伯詩，今薪不屬，薪不屬，今衛人罪燒，蕭條，今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今捷，石萬，宜房塞，今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宜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皓皓，肝，盛貌，開州，鑿山以填河，故山平也，故野澤，名，沸，鬱，魚，滋，長也，拍，猶，迫也，言水接天，故魚行亦猶迫，冬，日也，延，道，河，道，延，長也，延，一作，正，池，壞也，歸，舊，川，是，族，終，之，辭，非，賦，實，神，我，沖，謂，神，害，消，除，神，祕，滂，沛，不，封，禪，今，安，知，外，言，不，因，巡，狩，封，禪，而，出，則，不，知，關，外，有，此，水，害，也，鬲，桑，地，名，浮，為，水，所，漂，也，寧，取，也，竹，葦，類，謂，之，茨，所，以，引，致，土，石，也，屬，續，也，石，舊，謂，不，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柱，萬，福，來，亦，是，庶，幾，之，辭，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瓠引渚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

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宜房，輔渠，兒寬所穿，瓠，亦渠名，指水，一作諸川，鉅定，澤名，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宜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史記讀本卷二十九終

史記讀本卷之三十

平準書第八

武帝始置平準官。以均天下輸歛。貴則糶之。賤則糶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師。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大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

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  
 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  
 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天子之所為齊民猶言平  
 民都猶都內也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  
 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  
 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  
 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  
 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  
 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  
 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

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其狀如榆莢也  
故云即山鑄錢就出劍之山鑄錢也至今上即位數  
也又隣接相火也苑牧地也非苑固之義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則人  
 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  
 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  
 敗不可食東廡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  
 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  
 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當  
 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  
 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

史記讀本 卷三十 平津書

儲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累重也巨萬萬萬也  
陳故也積音恣備不也此馬間此馬之間則相疑故不  
不得會同長子孫以時平至子孫長大而不轉其職任也  
鳥姓號倉氏庚氏之類是也武斷於鄉自是之後嚴助朱  
曲以禁網疏闊擅作威福於抑曲也  
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  
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  
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  
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  
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  
相率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  
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

之臣自此始也抗五官及消耗之名陵遲陵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  
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  
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  
一石散幣於邛樊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  
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  
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  
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  
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變蒲北及地名更其  
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

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蹠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囚，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九千三百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

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

者，即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陳久也，日者，項者也。帶，帶古文，留，帶謂在

邊地，級十七萬九千三百三十餘萬金，是當時買爵之定價，而萬九千之則為三十二萬三千金，即是直三十餘萬金也。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

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

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

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非窮治之獄用矣。正也，匡

見知，吏見知而不舉，劾為故縱也。廢格沮，謂窮治，謂廢其明格，天下之命而不行，及沮敗，非窮治之者，皆被窮治。

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

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

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

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遜於功利矣其  
 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  
 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  
 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  
 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  
 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  
 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方整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  
 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  
 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威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

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  
 明年山東被水苗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  
 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  
 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  
 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于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  
 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躡  
 財役貧轉載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名鑄黃鹽  
 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甄縣名躡財也  
名也有所發有所蓄謂其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  
乘時射利也發出賣也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  
 以贍用而推浮滛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

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  
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  
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  
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  
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  
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  
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  
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  
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攬之其

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

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益少而貴民爭什一不啻不務農工技亦寡故物少而

貴也鎔銅屑也造銀錫雜鑄銀錫也老音老稍也積湯果

反也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

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

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

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  
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

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半益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

逐利東郭咸陽也。成陽也。折分也。言三人論利事。鐵悉能分折也。未也。適。滿。責也。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中。廉

食也。益。煮鹽之金。奇民。奇者。不平正之稱。羨。饒也。與。何同義。沮。止也。鈇。徒計反。以鐵為之。若足。以代刑也。一名踏脚

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舊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

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賑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

出於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輶

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未作貴貸買居邑

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

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

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

以其半界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  
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賈錢者籍而稅之也。籍。貯也。占。以  
隱度也。一筭錢三十也。告。人若有隱不自占。及占不悉之  
事。則直告發之于官也。無得籍名田。不許賈人占田也。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  
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  
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  
盡予弟式入山收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  
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  
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寬欲言事

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  
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寬於人無所欲言也使  
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  
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  
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  
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  
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  
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  
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  
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



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  
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  
為郎布衣孺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  
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敗  
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  
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賜式外繇四百人  
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四百人則是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  
十二萬錢也孺草履也緱氏地名器三年中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竟諸  
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

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  
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  
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  
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使者竟與管同均輸之為法諸  
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  
亦有利也無慮總計也言不待計慮而知其大凡也為吏  
為利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  
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  
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  
至九卿上與張湯詭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

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未不相稱天子不  
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  
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脅湯奏異  
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  
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  
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揚可告緡錢縱矣  
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  
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  
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  
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

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  
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  
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  
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  
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  
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  
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  
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  
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

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繆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鐘官掌鑄錢之官，而諸鑄事皆屬者，赤側以赤銅為邊，郭之錢三官謂上林、均輸、鐘官之辨。銅今揚州人姓名，告鑄告言，匪鑄之罪也。治告罪者以為無罪，謂之反倫，不公也。度關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是也。布所謂泉布，戰逐戰關馳逐也。所忠言，世家子弟富比頃者也。下河，謂河下也。度，猶運也。人或關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

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十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繆。用充何。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

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  
 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然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  
 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  
 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  
 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  
 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  
 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之絕縣官錢  
 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  
 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世所忠人姓名世家世  
 林姓林即徵而先至者言令先至之人相按引似共得其  
 林本則枝葉自窮也卒倉卒也亭行旅宿會之所館徵塞

也官假馬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官與民毋馬令得為馬  
 種滿三歲而歸之及其歸之假十母馬者更加一駒此為  
 息什一也除告緡以充初新秦中言僑以邊用不足故設  
 告緡之令設亭徵邊民無警者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  
 告緡不復取於邊縣畜牧之民也令居齊相卜式上書曰  
 地名斥塞謂廣遠也特音字化馬也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  
 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  
 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  
 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  
 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  
 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

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  
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  
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  
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  
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  
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  
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  
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  
筭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

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  
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  
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  
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  
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  
為然許之省金察視金美惡也坐耐金失候因八月嘗耐  
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耐金不如法者會  
爵若惡之苦謂不端正比近也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  
營貫通備子就反雇也牟取也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  
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  
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  
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

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  
 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  
 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  
 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  
 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弘羊天乃雨急處所在  
急要之處肆所以陳貨  
當之物之所也幸惠也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  
 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  
 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  
 義防干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

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  
 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乘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以  
 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微  
 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  
 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  
 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  
 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  
 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  
 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  
 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

史記卷之三十  
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織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耳。足怪焉。秦中一作秦興古者嘗三字恐衍

史記讀本卷之三十終

